

苗巫九引

一段血染山河的尘封史 一段英雄儿女的悲壮情

亦俗亦仙，亦悲亦喜 亦幻亦真，催人泪下

卯升斌◎著



苗巫九引

一段血染山河的尘封史 一段英雄儿女的悲壮情

卯升斌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苗巫九引 / 卯升斌著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2.8

ISBN 978-7-5104-3126-5

I. ①苗… II. ①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6205号

苗巫九引

作 者: 卯升斌

责任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<http://www.nwp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x1000 1/16

字 数: 220千字 印张: 16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04-3126-5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目 录

- 第一章 凤凰山中凤山寺 神仙洞内神仙像 001
- 第二章 自古多情伤离别 佛门老僧忆俗情 027
- 第三章 独居九引化凤凰 断肠处遇痴情郎 053
- 第四章 三十功名尘与土 万人垂泪送英灵 073
- 第五章 侠士客途遇仙女 群雄聚义八宝山 093
- 第六章 千里共骑鹤云雨 八年离合话幽情 120
- 第七章 香消玉殒葬空冢 春宵花月断肠曲 145
- 第八章 母子夜话猪拱箐 玉女魄飞鬼哭魂 171
- 第九章 折将损兵悦红颜 阳数阴合中奸计 200
- 第十章 凡世多情空留恨 西南处处觅啼痕 225

第一章 凤凰山中凤山寺 神仙洞内神仙缘

某年六月十九日，天降一物，落于凤山寺内。武玄方丈拾而观之，乃一奇书，曰《凡劫录》。开篇既云：西南苗域，甲子一轮，烽烟四起，周而复始，三劫归真。凤凰山上，神仙洞内，缘起缘灭，亦仙亦俗，亦幻亦真。水月苗寨，鬼唤魂谷，鸳鸯降世，孽情仙缘，自此而生。云云。武玄方丈索性驻足静观，意欲看个究竟。

就在武玄方丈持书观望之时，凤凰山脚下，茫茫宽阔的官道上，忽地从视线中闪现出一名高大健壮的黑衣男子，紧接着是黑压压的执刀官兵，席卷着阵阵漫天飞扬的尘土。黑衣男子看似身负重伤，显得有些精疲力竭。他不时回头，眼见那尾随的官兵越来越近。但他顾不及思索，向那巍然挺立的凤凰山飞奔而去。凤凰山因其形状酷似一只振翅欲飞的巨型凤凰而得名。凤凰山山高雾浓，古木成荫，日照偏长，却又时时细雨霏霏。而此时恰产生出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，这种现象被称为灵光，显得格外的光怪陆离。炫目的自然幻象瞬间即逝，瞬息即生，使人觉得巍然的凤凰山神奇而不可捉摸，总是在心底留下无尽的遐想。

黑衣男子应是在蛮天焚雨的乌蒙腹地长大的土著苗民。虽不是凤凰山附近之人，但却熟悉山之习性。踏上鸟道蚕丛的山间小道，便显得如鱼得水，健步如飞。一转眼，已将那些不熟悉山势路性的追击官兵远远地抛于身后。黑衣男子本想隐匿于凤凰山腰的凤山寺内，可那正在观书的武玄方丈怕惹火烧身，无论黑衣男子好说歹说，终将黑衣男子拒之寺外。正当黑衣男子感到走投无路

之际，从寺旁的羊肠小道上缓缓走来一名瘦弱的中年樵夫。黑衣男子闪身迎上前去，心急火燎地问樵夫何处可以藏身。樵夫见眼前之人满身伤痕累累，衣服上鲜血淋漓，心中顿生悲怜之情。樵夫思索片刻，遂将黑衣男子带到一个无名的山洞内。

穷追不舍的官兵循着地上的血迹，最终还是发现二人藏身的那个山洞。但见山洞之内一片漆黑。追击的官兵深知黑衣男子武功盖世，故面面相觑，不敢贸然闯入。官兵商议多时，有人提出用火攻。为首的官兵头目闻言，仰头狂笑数声，点头连声称妙。于是官兵拾来干柴，置于洞口，然后点燃。火光立即映红西南山区的半边天。

熊熊大火在洞口足足燃烧了一个时辰。官兵见洞内无动静，方散去灰烬，点燃火把，横刀在前，慢慢进入洞中。洞内，官兵发现一具呈跪状的尸体。官兵一眼就认出来，这不是他们追杀的那名黑衣男子。洞内的官兵无不感到惊奇。这山洞既无别的出口，亦无岔穴，他们无法解释黑衣男子的尸体会不翼而飞。正当众人惊奇间，山洞内忽然刮起一阵阴风，风势强劲，飞沙走石，将洞内的官兵狂卷出来。就在外面的官兵惊慌失措之际，阴风戛然而止，随即一团白雾从洞内冉冉飘出，徐徐升上天去，并从云雾间传来阵阵粗犷的笑声。官兵见状，吓得屁滚尿流，丢盔弃甲，如洪水般涌下山去。

原来黑衣男子乃是苗民义军中的一个头目。雍正年间，贵州古州九股河苗民不堪朝廷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，在包利等人的领导下举旗起义。包利以苗王出世为号召，遍传鸡毛火炭信，联合清江、台拱等地苗民围攻厅城，捣毁营汛。丹江、八寨、黄平、凯里等地苗民纷纷响应，起义农民很快便增至四十余万。义军陆续攻克凯里、重安江、岩门司、黄平、余庆县以及台拱、清江营汛。雍正十三年六月，朝廷急调两湖、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十万，由哈元生、董芳率领进行镇压。七月，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，并调河

北、河南、浙江等省官兵做后援。而此后多年义军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持续打击清军。乾隆帝即位后，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，总管镇压事宜，对义军大举进攻。乾隆元年，义军被围困于牛皮大箐，义军领袖先后被俘牺牲，起义失败。清军乘胜展开大规模的剿苗活动。黑衣男子从重围中杀出一条生路，逃至此洞，离奇成仙。黑衣男子成仙之日，正是乾隆元年六月十九日。

义军头目在凤凰山成仙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人们便把那洞穴称为神仙洞，把成仙的义军头目尊称为苗仙。相传若干年后，曾有一名樵夫在神仙洞乘凉休息时偶遇苗仙，苗仙授予樵夫精湛的苗家医术，让樵夫去医治疾苦贫民。樵夫下山后，一时之间利欲熏心，违背了苗仙的意愿，专门为达官贵人治病，从而牟取暴利。半年之后，樵夫在家中无疾吐血而亡，那血汇成四个醒目大字：名利杀人。自此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遇到过苗仙。

神仙洞位于凤凰山的半山腰间。洞穴上方是悬崖峭壁，洞穴前面是一条蜿蜒盘旋的林间小道。沿着小道北行，七弯八拐，左折右回，在一茂林深处，有一阔地豁然开朗，朱红建筑在林中隐约可见。那便是闻名遐迩的佛门胜地凤山寺。凤山寺上空终日烟雾缭绕，木鱼诵经之声绵绵不绝，朝可闻晨钟，夕可听暮鼓，恍若一处虚幻之盛境。沿着曲径幽道继续向下而行，走出凤凰山的茂林，眼前便是一条贯穿东西的宽阔官道。沿官道西行一里，便是喧嚣繁华的威宁城。威宁城三面环山，南面临湖。城之东郊，古树参天，林荫夹道。城之南郊，草海泛泛，鹤鸭成群。当晨曦初布或晚霞横陈，金碧相映，水天一色，似火海烛天，山麓屋宇皆赤透。至于星月交辉之时，雾帘轻垂，又是另一番奇景。有诗为证：

凤饮龙泉第一山，脱冠饯别两分难。

渔人闹市三江口，神仙洞内遇神仙。

野马腾郊青草地，铁锁孤舟一只船。

醉饮葡萄沽美酒，四水西流永不还。

时值仲夏正午，碧空万里如洗。炎炎烈日悬挂头顶，鸟瞰着这人间一隅的繁华景象。明晃晃的日光散落在威宁城的大街小巷。大街小巷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各种民族服饰五花八门，斗艳争芳，将那嘈杂之声彰显得热闹非凡。城中不打眼的一角，在众贩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声中，一个身着苗族服饰的约莫十二三岁的少年已经将一担柴卖出。少年拭去额头上的汗水，三步并作两步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中，随着人流涌出城东大门，阔步踏上长驱直入的官道，向那拔地而起直插云霄的凤凰山走去。

少年名叫基莫，出身世代农奴之家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亦无兄弟姐妹，一年四季以砍柴谋生。无论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，都能看到基莫瘦小的身影往返在威宁城和凤凰山之间的官道上。基莫知道山上有一座气势宏伟的凤山寺，寺里住着一群吃粮不管闲事的光头和尚，还知道山上有一个名叫神仙洞的山穴，时常有人去那里点香烧纸求神，尤其是每年的六月十九日那天，烧香求神的人更多于往常。八岁那年，基莫迷上了凤山寺中那种拳来脚往的佛门生活，他曾多次跪拜在武玄方丈面前，请求武玄方丈收他为佛门弟子，但每次都被武玄方丈一口拒绝。基莫根本就不知道，武玄方丈之所以不收他做佛门弟子，是因为武玄方丈看到基莫眉宇之间有一股邪气，而且脑后还生有反骨。

基莫已经来到凤凰山的山脚下。他抬起头来，看了看眼前这茂林成荫、怪石嶙峋的巍峨大山，然后大步流星踏上盘曲而上的羊肠小道，瘦小的身躯很快就消失在茂林之中。基莫沿途听着松涛幽语，百鸟莺吟，沐浴着阵阵袭来的沁人肺腑的清风，脸上呈现出怡然自得的表情。路过凤山寺时，数十名武僧正在烈日斑斑的寺院内练功习武，一颗颗晃动着头颅汗水涔涔，油光可鉴。基莫驻足观赏片刻，心中不觉又想起那无情无义的武玄方丈，自是伤

心叹息一回。

基莫继续前行，不知不觉间，神仙洞就呈现在眼前。基莫感到口干舌渴，他伸手拿起腰间的皮囊晃了晃，皮囊空空如也，竟然忘记了灌水。基莫抬起头来，眯着眼睛，看了看当空那轮炎炎烈日，心中就想，莫若先在这洞穴之中休息休息，等夕阳西沉，天气变得凉爽，再砍柴下山。他刚走到洞口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，基莫情不自禁打了一个惬意的寒战。洞穴内暗不见光，阴森可怕，本想退出来，却又舍不得那惹人凉的凉意。便硬着头皮，在洞中寻一块平滑的石板，一屁股坐下来，顺势往石板上一躺，不久便沉沉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一个须发皆白，全身银装素裹的老叟出现在基莫面前。白发老叟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基莫，同时频频点头。基莫甚感惊奇，正欲开口问白发老叟从何而来，白发老叟已经发话：“你终于来了，现在授你几套苗家拳法，了却你嗜武之心愿。”白发老叟说完，双目微闭，开始授予基莫武诀。基莫听得糊涂，便问白发老叟：“老爷爷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为何知我嗜武如命？你口中所念之词，不伦不类，又有何用？”白发老叟口中仍是念念有词，对基莫的话充耳不闻。基莫在心中猜想，莫非这白发老叟是个聋子？但见他童颜鹤发，飘然有出世之姿，就算非神非仙，想必亦是世间奇人，且先听他念完，看看后果再作理论。基莫不知道神仙洞有过遇仙的传闻，更不知道眼前的白发老叟就是苗仙。他所知道的，仅仅是神仙洞这个名字。因为基莫自幼父母双亡，这些年来终是孑然一身，而且性格内向孤僻，很少与人交往说话，只顾埋头砍柴卖柴。即便是那繁华的威宁城府，他知道的事也是寥寥无几，更不用说这深山之处的神秘洞穴。

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白发老叟方轻启双目，手捻胡须，神色庄严。片刻之后方发话：“尘世之间，万事万物，自成果，皆有定数。他日遇人，授予医术，是为缘分。今日遇你，授予武术，是为报恩。遥想当年，我逃至此，被你爷爷所救，躲过一劫。你爷爷长跪于地，为我祈求，在劫难逃，活活烧死在

洞府之中。两人患难，一人得道成仙，一个命归九泉。当日我便超凡脱俗，腾空而去，经过七七四十九日修炼，终成正果。待我踏云归来，你爷爷已成一具白骨。今日授你武诀，便是报你爷爷当年相救之恩。”基莫听得一头雾水，遂问道：“神仙爷爷，只怕是你弄错了，我爷爷是何许人，怎的与你相遇，又如何救的你？”

白发老叟仍是神色庄重，微微点头。蓦然间，白发老叟的脸上泛起惊愕之色。因为他看到了基莫眉宇之间的那股邪气，同时发现基莫脑后的反骨。白发老叟掐指算了算，方长叹一声，道：“这千里苗疆，六十年终有一劫。五年之后，又是六十年之期，必将又是一场血腥浩劫。到时你自去建功立业。切记今日之事，不可告与他人，否则必遭天谴。亦不能在世人面前显露我所授之武艺，直到那场劫难来临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授予你简易的易容之术，既只能易容两张不同的面孔，危难之时或许能为你消灾解难。”白发老叟说完，白光一闪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基莫正欲追赶，忽然刮起一阵阴风，将他从梦中吹醒。基莫睁开眼睛，阴风仍在徐徐地吹着，一束夕阳的余光直射在他的脸上。基莫东张西望一番，回想着梦中的情景，不觉苦笑一笑。心想自幼痴迷于武术，今日洞穴内小憩，也会生出这等荒唐的梦来。

基莫揉揉惺忪的睡眼，站起身来，伸着懒腰，打着哈欠，回想起白发老叟的话语，竟还响彻耳畔，记忆犹新，包括那梦中所授的武诀。基莫甚感惊奇。出于好奇，基莫按照白发老叟梦中所授的武诀，在心中默默念上一回，同时提神运气，霍地一拳推向洞穴之中。

黑暗中，只听得一声沉闷的巨响，洞穴四壁火星四溅。想必是那乱石飞击所至。基莫惊得目瞪口呆，推出去的右掌孤立在空中，半晌不知收回。惊愕之余，基莫又连连试招，竟也招招灵验。基莫不经意间成为身怀绝技的少年，这让他感到欣喜若狂。为答谢白发老叟授艺之恩，基莫朝着黑暗的山洞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三叩九拜。拜谢完毕，基莫站起身来，顾不及砍柴谋生之事，沿

着林间小道往山下飞奔而去。基莫控制不住满怀兴奋的激情，他直想奔走相告，让天下人尽知他的绝世武功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无比快乐。

刚奔至官道上，基莫突然停了下来。他忽地心生一虑，那梦中所学武诀皆能应验，想那梦中所戒之言也必会应验。如果自己一时鲁莽，犯了老神仙的戒言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想至此，基莫不觉捏了一把冷汗。此后的几个月，基莫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但他没有在世人的面前表露出会武功的迹象，对巧遇苗仙一事也绝口不提。基莫仍是一如既往地砍柴、卖柴，来来回回往返于威宁城和凤凰山之间。每日到那人迹罕至的神仙洞内，三叩九拜之后，基莫才按照武诀修习武艺。

一晃就是五年光景。现在的基莫，已经成长为身强体壮的英俊少年。他开始厌倦砍柴谋生的枯燥生活。此时的基莫无需背诵武诀，便使那身绝世武功收发自如、随心所欲、出神入化，而且还从中悟出不少奇招异式。他想，现在自己身怀绝技，应该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去尽情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，莫等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现在，苗仙所说的五年之期已过，纵然是用武艺去争夺功名，也不算违背当年之约。正当基莫为寻功名绞尽脑汁时，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传来，贵州等地暴发了大规模的苗民起义。

原来朝廷对贵州和湖南苗族聚居地实行改土归流后，捐税徭役益重，苗汉地主乘机盘剥苗民，掠夺土地。加之灾荒频繁，苗民生活困苦。乾隆六十年正月，贵州松桃苗民石柳邓、湖南永绥苗民石三保聚众起义。湖南乾州苗民吴八月、凤凰苗民吴半生等率众响应。贵州镇远、思南、石阡等地苗民相继揭竿而起，众至八九万。朝廷急调云、贵、川、湘等省兵十八万余，命云贵总督福康安、四川总督和琳、湖广总督福宁分率各路兵围攻，并命侍卫额勒登保和德楞泰参赞军务。同年三月，石柳邓避开清军，率部进入湘西，与石三保会师永绥黄瓜寨。清军尾追。义军以官有万兵、我有万山之利，采取其来我去、其去我来的战术，巧妙利用地形东游西击，屡次重创清军，仅在卢溪苟拜岩之役中

就歼官兵近万人。八月，吴八月称苗王，石柳邓、石三保为将军，军势大振。

基莫打点好简便行李，只身欣然前往平陇，参加了起义。基莫英勇善战，屡建奇功，驰骋沙场数月，便令清军闻风丧胆。一日，苗王吴八月召见基莫，意图委以重用。这时石柳邓在一旁轻咳两声，并向吴八月递了眼色。吴八月会意，令基莫退下。基莫退出。吴八月问道：“适才将军递我眼色，有何用意？”石柳邓应道：“此人不能重用。我自幼钻研八卦面相之术，对其理论略知一二。今观之基莫，发现此人眉宇之间邪气毕露，且脑后生有反骨，此乃恶人之相。再者基莫眼神中尽显勃勃野心，乃为功名而生，与我等惩强扶弱相悖，如重用之，将来必成祸害，毁我大业。”吴八月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如今朝廷苛征重索，苗汉地主强霸田房，我千里苗疆已是民不聊生，黎民百姓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。我等起事，本是救民于水火，如重用争名夺利之辈，不但与我等宗旨背道而驰，更是雪上加霜，推民于火坑之中，那我等还有何面目于天下苗裔？此人不用也罢。”

基莫第一次与梦寐以求的功名擦肩而过。基莫知道，苗王召见一名小卒，就意味着提拔起用。他刚参军时有人这样对他说过，而且后来的诸事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十多天后，曾经同基莫并肩作战的人一个个被召见，尔后便被起用。他们前来与基莫道别，这使基莫心中越发难受。基莫觉得这些被提拔之人，无论是武功才能，还是功绩，都远不如他。于是基莫变得萎靡不振，每日想着自己被召见却不被重用，终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每逢两军交战，基莫便装病，卧床不上战场。上司是个精明之人，他懂得基莫的心病，曾两度表奏吴八月，希望能给基莫一官半职，但都被苗王婉言拒绝。基莫终究未被起用。上司虽是爱才之人，但面对苗王的旨意，他终是无能为力。

此时战事空前激烈。两军大战数月，福康安见久攻无果，遂调整围剿方式，采用以苗攻苗、剿抚兼施之策对付义军。同时派出各路武林高手，专门捉拿和游说劝降意志不坚、贪功念禄之人。乾隆六十年九月，战事由正面大举进

攻转为斗智斗谋的平缓期。

一日深夜，基莫辗转无眠，便悄然起身，施展轻功，潜出营寨。基莫心事重重，望月长叹。心想空怀一身绝技，数月来在刀林剑雨中出生入死，斩敌无数，却不能遂心志，实现抱负。黯然伤神之时，忽听得身后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动。基莫以为是觅食的野兽，故不放在心上，继续想着功名利禄。突然，基莫感到身子被重重一击，全身顿时麻木无力，动弹不得。基莫立即意识到被人点了穴，可为时晚矣。与此同时，四名黑衣蒙面人突地出现在眼前。其中一人上前打量一番，不觉失声叫道：“基莫！”另外三人闻声，一齐凑上前来，脸上亦显惊诧之色。先前发话的黑衣蒙面人兴奋地说道：“此次前往苗营，本想抓个小喽啰，没想到竟然会轻而易举束得万夫之勇的基莫，天助我也。兄弟们，速速带基莫去见总督大人，必有重金奖赏。”原来这四人正是总督福康安亲自派出的四大高手，意欲趁夜潜入苗寨，抓几个义军回去以功名及重金诱之，然后再送回吴八月部做内应，来日方可大举进兵。

基莫被解至福康安面前。福康安以高官厚禄劝降。基莫听罢，正中下怀，连忙跪拜，并为福康安出谋划策。福康安道：“本官已经收买苗匪的一个首领，名叫吴陇登。吴陇登与石柳邓、石三保、吴八月等人乃是亲戚关系。石柳邓与石三保是叔侄关系，吴八月与石三保是姑表兄弟，石三保又是吴陇登的堂侄女婿。由于这种亲戚关系，他们在平时或节日喜庆之时常互相往来，且互相信任。你此次回去，要听从吴陇登派遣，配合他见机行事。”基莫恭敬领命，退了出来，趁夜潜回营寨。

同年十一月，吴八月率领义军转战至臣盘寨。吴陇登伪装溃散，混入臣盘寨。基莫暗中与吴陇登接头，二人计俘吴八月，解至福康安军营。因不顺，吴八月遭杀害。苗民起义遇到严重挫折。福康安初战告捷，乾隆皇帝大喜，破格封之为贝子。这使得基莫更加感到前途一片光明。基莫心想，有了福

康安做靠山，将来必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正当苗民义军节节败退，基莫依稀看到未来曙光之际，福康安由于长途跋涉和紧张作战，病倒军中。但他仍继续督战，终因积劳成疾，在军中病逝。有道是：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巾。基莫痛哭一场，立即变成丧家之犬。

福康安死后，和珅与弟弟和琳向太上皇乾隆启奏，允许和琳暂代军务。乾隆当即下令和琳督办军务。和琳到阵，愈战愈勇，生俘义军领袖石三保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仅过三个月，和琳在围攻平陇的战役中，因受瘴气而染病身亡，年仅四十四岁。和珅听闻，伤心万分，痛作《悼亡诗》十五首悼念胞弟。正是：

同胞较我三年少，幼共诗书长共居。

宦海分飞五载别，至今音问藉鸣鱼。

乾隆得知和琳染病身亡，下旨赠和琳晋一等公爵，准许世袭，同时改命额勒登保督川攻苗。石柳邓率义军坚持抵抗，屡败清军。后因寡不敌众，石柳邓在激战中受伤被俘杀。余部退入山中，继续与清军周旋。基莫欲投靠额勒登保，继续做高官厚禄的黄粱美梦。额勒登保听完基莫所献的破敌计谋，不觉仰头哈哈大笑：“现之乱匪，已是灯枯油竭，仅是作困兽之斗。你本一介晦盲否塞，蠢如鹿豕的边邑苗夷，念你昔日有功，不杀你已是仁至义尽。你还是龟缩在乌蒙山中，去享受虎狼为伴，结绳刻木，刀耕火种的闲致生活吧。”额勒登保话音刚落，基莫便被护卫赶将出来。此时基莫除了悲痛，便是一腔仇恨。他一气之下，于当夜暗杀了十余名官兵头目。次日，捉拿基莫的通缉令遍布天下，基莫成了朝廷的钦犯和义军眼中的叛徒。

基莫走投无路之时，忽然想到授予他武诀的苗仙。他希望苗仙再次现身显灵，为他指点迷津。于是乔装成乞丐，白天乞讨偏僻之地，夜间施展上乘轻

功，星夜赶路。没几日，便潜回到威宁城中。所到之处，皆是唾骂其之声。基莫不敢抬头，更不敢答理，他不能让人识破身份。正行走间，天空忽然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一场罕见的暴雨倾盆降落。基莫来不及躲避，便已湿透全身。待基莫寻得一避雨之处，倾盆暴雨却悄然而止，瞬息之间又是云开日出，碧空万里。基莫正感惊奇，街道上出现一队挎刀的官兵。官兵路过基莫时，拿出怀中所藏画像比对一番，然后相互使了个眼色，抽出腰刀，齐刷刷向基莫杀将过来。基莫这才意识到自己脸上的污垢已被大雨洗净，露出了庐山真面目。待基莫醒悟过来，已经失去逃跑的良机，官兵已奔至眼前，将他团团围住。基莫心想，要想脱身，只有杀开一条血路。于是一场恶斗开始了。可让基莫始料不及的是，官兵不但死死纠缠，越斗越猛，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，一场打斗持续了近半个时辰。

基莫无心恋战。他一边打斗，一边在心里暗暗寻思，在官兵眼中，自己是钦犯，在百姓眼中，自己是叛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如果继续恶战下去，待到精疲力竭时，必定是死路一条。应尽快寻个良机，杀出重围，逃出威宁城。想至此，基莫立即提气发力，使出绝技。在斩杀十数名官兵后，基莫抢过两口腰刀，朝那官兵较少的一方杀出一条血路，奔出东门，踏上官道，施展轻功，将那追赶的官兵远远抛于身后。

基莫毫不犹豫地跑上凤凰山。官兵见状，竟不追赶，反而转身奔回威宁城。基莫这才喘了一口气。但他不敢怠慢，径直奔向神仙洞，希望能得到苗仙的帮助。

基莫在神仙洞内足足跪了一个时辰，并不停地祈祷，苗仙仍未显灵现身。基莫心想，官兵不追赶，定然是去搬援兵，不出明日，大批的官兵就会压上山来，那时就插翅难逃了。而今天下遍布通缉令，逃到哪里都无从藏身。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在官兵压上山之前，寻得一个死里逃生的万全之策。寻思间，基莫突然眉头一皱，眼睛一亮，计上心来。这时他想到了苗仙授予的易容之

术。先前由于慌乱，竟然将它忘却。与此同时，基莫想到了从小就怀恨在心的武玄方丈。武玄方丈无数次拒基莫于凤山寺的院门外，无数次伤害到他幼小的心灵。直到现在想起来，那悲伤仍是刻骨铭心。基莫狠心一想，就从这老秃驴身上做手脚。

基莫已在心中想好行动计划。他一边观察山脚的动静，一边等待夜幕降临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黑夜终于来临。基莫来到凤山寺的院墙外，黑影一闪，纵身潜入寺院，猫着身，迅速闪到黑暗的角落。细听一阵，寺院内并无动静，方起身探索。基莫来到后院，发现有一房间亮着灯。基莫慢慢移向门旁。房门虚掩着，没有闩。便从门缝隙中一窥，屋内之人正是武玄方丈。基莫暗喜。

武玄方丈背部向门，盘膝静坐，手捻佛珠，念念有词。基莫细听一阵，乃听武玄方丈念道：“西南苗域，甲子一轮，烽烟四起，周而复始，三劫归真。凤凰山上，神仙洞内，缘起缘灭，亦仙亦俗，亦幻亦真。水月苗寨，鬼唤魂谷，鸳鸯降世，孽情仙缘，自此而生。”听至此处，基莫闪身进屋，蹑手蹑脚走近武玄方丈，武玄方丈亦未觉察。基莫迟疑片刻，心一狠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出手，直取武玄方丈喉咙。武玄方丈立即命丧黄泉。基莫把武玄方丈的衣服换在身上，披上袈裟，默默念着易容术口诀。顷刻之间，一团白烟席地而起，待烟雾散去，一个活生生的武玄方丈便呈现在眼前。基莫把自己的衣服穿在武玄方丈身上，抱着尸体，趁着夜色来到神仙洞，把尸体放入洞穴中，走到洞口，然后转身，霍地一拳击向洞内。强大的掌力击在尸体上，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，洞内乱石四溅，尸骨横飞。基莫发出一阵冷笑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寺院。

次日，基莫被一阵吵闹声惊醒。基莫走到前院一看，满院皆是官兵，为首的官兵头目正和德玄大师争执。官兵头目道：“我等奉命捉拿钦犯基莫，德玄大师既然说没有窝藏，为何又百般阻拦？”德玄大师双手合于胸前，神色不愠不火：“阿弥陀佛！出家人不打诳言，施主捉拿之人，不在我寺之内，我寺

乃堂堂佛门圣地，怎能让尔等打扰清静。”基莫听明白事由，方迈步走上前去，模仿着武玄方丈的声音说道：“德玄师弟不必多言，他若对我寺心存疑意，就让他搜查吧。”德玄大师闻言，不再说话。官兵头目正要发号施令，忽有一小卒前来禀报，已在神仙洞内发现基莫的尸体。官兵头目一听，向武玄方丈说了声打扰，带着众人离开寺院，疾步向神仙洞而去。基莫这才回过头来，对德玄大师吩咐道：“德玄师弟，老衲近因身体不适，意欲闭关修炼些时日，院中大小诸事，均由你主持定夺，不必问我，亦不必来打扰我。”德玄大师点头答应。基莫转身回到房间，关上房门，长长叹息一声。心想幸好自幼识得这德玄大师，也熟悉武玄方丈的言行举止，才没有露出丝毫破绽。

官兵头目来到神仙洞，看到遍地尸块，不禁连连后退数步。官兵头目问那小卒如何识得此人便是基莫。那小卒说昨日与基莫交过手，是从服饰上认出的。接着又有人说定是苗仙显灵，已将钦犯碎尸万段，罪有应得。官兵头目听罢，连连点头，遂传令收队下山。

数日后，苗仙显灵惩治基莫的消息就传遍天下，世人无不拍手称快。基莫依靠易容之术不但躲过一劫，而且还摇身一变，成了凤山寺德高望重的武玄方丈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虚荣心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虚荣很快就烟消云散，基莫的勃勃野心渐渐死灰复燃。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尘世之中的功名利禄，荣华富贵。

十多年后，基莫仍然不能忘记那些历历在目的血腥往事和俗世中的功名利禄，他无法做到心外无物，六根清静。那恋俗之情在他的心中坚如磐石。置身于冷清的佛门之中，基莫有一种被世人抛弃的感觉。一日，基莫又将德玄大师叫来，把寺中诸事一并托付于德玄大师，说要下山数月，或者更长时日。德玄大师仍是顺从地点头答应，并不问这虚假的方丈要前往何处。

基莫下山来，所到之处，皆是歌舞升平，宁和安详。沿途男耕女织，鸡